

諸儒鳴道

三

諸儒鳴道卷第十

橫渠正蒙書

乾稱篇第十七



乾稱父坤稱母余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言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孝而歸全者

正蒙八

一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因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捨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叢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内外合同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惟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道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

正蒙八

二

其說

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有識之死受生循環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

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既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

也恩

太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

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

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

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

生則溺耳目活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

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

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
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
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
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以過人之才何以正立
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
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
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
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
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
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

正蒙八

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
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
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
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
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
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
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
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
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
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

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
事異名爾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
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太虛者氣之體氣有
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無窮其散無數故神
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
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
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歟所謂
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
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
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銘諸庸
以自詔

正案八

四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
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
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
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人也惑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
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
遂非不智孰甚焉

諸儒鳴道卷第十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一

橫渠經學理窟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爲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呪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爲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爲上無王法今山中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間有五入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夫四已爲下豎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呪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

橫語一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內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刑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刑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書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

今所謂死雖奴隸竈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為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別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為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為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答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据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為

橫語一

二

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頃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舊所有其他者量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基畫分布人授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為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與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為方十里者百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為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

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
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
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
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
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
錢不征者不稅歛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
法而已廛與不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廛所以
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十一之法并取一夫之出也然
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

菑語一

三

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
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
采之餘其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
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段富以此
知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難復以
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
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
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
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基布畫定使人受一
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

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顧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法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今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治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

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又何害豈又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仍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斂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揚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揚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宅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

積語一

五

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爲五十畝爲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

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之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爾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精語一

六

宅不毛者乃國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間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間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間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糶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間粟貸之得其興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

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中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耬粟與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間粟井間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間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輒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廛里與園廛之別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

菑語一

七

園廛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作詩者以園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桑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籍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籍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

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萊田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比三等蓋拊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講議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橫語一

八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萬邦言學文王者也

蟠鍊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

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傳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

精語一

九

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聞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陂與污佗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揔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胃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

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雖民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
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然公明大抵衆所
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
可也
稽衆捨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
心以爲天下也

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
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
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
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聖博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
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

橫語一

十

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
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
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
取文王是也只爲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
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
而命絕則爲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鈞然問命絕否
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
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
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美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

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為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美里操有臣當誅兮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

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為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橫語一

土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

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兄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

橫語一

三

為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為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徑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徑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為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文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考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

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為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薄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置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

雜語一

十三

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仁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絕嗣下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閑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以可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亦是為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閑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閑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為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比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

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為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如封之君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宗子既祭其祖禰夫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為士立二廟夫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諸儒鳴道卷第十一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二

橫渠經學理窟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為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橫語二

一

治亂以相為周召作訊疾以雅為太公作入門而縣具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篋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

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唯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示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為徵仄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鍾黃鍾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

橫語二

二

未為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稔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鐘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

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若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据高山谿谷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橫語一

三

顏回也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且

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往元不曾識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

橫語二

四

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比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倚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倚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

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大居者
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
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
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
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
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
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
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
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

積善

五

者蓋為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
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
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
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
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
當有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撫字之意此心苟
息則禮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就之
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
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常
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志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

夫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有心則無有不善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為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為責

所以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為行室則有與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

論語

六

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為馬始未嘗識焉今指鹿為之則亦無由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為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為了學者深宜以此為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以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况朋友交相取善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為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得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

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已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夷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已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意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

橫語二

七

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有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為人剛行則終不肯

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
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
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
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
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
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
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
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
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
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
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
道也

積善一

八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傳之以文則彌
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斯須
之敬皆歸於是而已有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即是
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
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
在吾術內覩一物則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
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
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則有所得久思則茫然若失何也夫求心不
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

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功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是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禮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闕聞疑多見闕殆而今方

精義二

九

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爲一有不合自是非也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校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篤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適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

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
舜為人君猶起於側微

學者所行至大猶恐所得淺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
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
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
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為信人為善人
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
之未能信亦未說甚事只是謂於道未信也

慎喜怒比只矯其末而不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
公之弟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
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
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勤方是為功人
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
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二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三

橫渠經學理窟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爲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黃語三

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同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不必知也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苟不忘則雖接人事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卽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

精語三

二

只有立與達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安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乎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

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摠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

橫語三

三

者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為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言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為力今須自作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與虛心相

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
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
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
猶是心麤

觀書必揔其言而求作著之旨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連戾是為無天德今顰省以
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
神矣

能亂吾所守

脫文

橫語三

四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
箇是無兩箇是

且茲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觀
他前言往行便蓄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
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
之比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
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
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
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
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

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畧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以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絳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葢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葢

橫語三

五

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閒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長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
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
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
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求
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體會歸諸經義已未能
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
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
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
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為善易曰一致而百慮
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
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

橫語三

六

一也可不監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已
守既守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
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
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
數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
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
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

儒亦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為人對人恥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鑿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存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看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

橫語三

七

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只不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比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為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太原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集義者克己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橫語三

八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有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為學須是要須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人未免為鄉人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之

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邾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必言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心

程可知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橫語三

九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孩提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

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為不善而知之比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耳之聞未可以為聞也

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上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貢子夏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為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積善三

十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反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梟也慾焉得剛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所到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

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
已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
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桀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
之墮晒之多疑須當告使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
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
某只是太直無隱已甚人有不善即面舉之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三

諸儒鳴道集卷第十四

橫渠經學理窟

學大原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最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到此人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義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橫語口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語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長弘却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眾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為害今

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為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稽吾曰

二

答問者命字為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如中庸文字筆直須句句理會過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為學者之病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則經中之字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專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足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有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往行為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

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欲前定將所以應物也

人當平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鑒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

黃子曰

三

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為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要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在可媿而不為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穡是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義精其義直至于入

橫語曰

曰

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无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擊礙動輒不可須是无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却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氣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則道義從何而生洒掃應對是誠心所為亦是義理所當為也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也善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

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
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在官長則不能下官長
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
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
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蓋
不行則成何病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
合宜推之仁禮智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
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為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
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
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
如不穿窬已為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洪

橫語四

五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
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義足易足則無由進氣
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
學為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
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
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
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
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
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比便有親疎遠近先後之

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已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洒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於此不闕文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足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

橫語曰

六

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矻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為已成今觀之全味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以聖人

之言為學開書未用閱閱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其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為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為然且為之者何也仁術也若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

橫語曰

七

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

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啟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眾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豈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摠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焚火須為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為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為事不奈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况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為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為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便用

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也又非會眾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

橫渠曰

八

南陽在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廢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揚雄韓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過乎

某自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總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為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忌日變服為曾祖祖忌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祖祖

橫語四

九

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帶為兄麻衣素帶為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一不肉

諸儒鳴道卷第十四

